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南部新書 第三卷 南部新書丙

梁崇義，長安市井人，有力，能卷金舒勾。後自羽林射生累為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，終以謀叛伏誅。道州錄事參軍王沼，與楊炎有微恩。及炎入相，舉沼為監察御史，始減公議。

舊令，一品墳高一丈八尺，惟郭子儀墓，特加十尺。

貞元以來，禁中銀瓶，不過高五尺。齊映在江西，因降誕日，獻高八尺者，士君子非之。

穆元休，寧之父也，撰《洪範外傳》十篇。開元中，授偃師丞。

朱泚亂，臣之守節，不為迫脅：程鎮之、劉迺、蔣沆、趙癘、薛岌。

於邵善知人，樊澤舉制科至京，一見之，謂人曰：「將相之材也。」後五年而澤建節。崔元翰赴舉，年五十，亦曰：「不十年當掌誥。」皆如其言，其知人也如此。

西川浣花任國夫人，即崔寧妻也，廟今存。

王叔文始欲掃木場斬劉辟，而韋執誼違之，蓋欲為臯求三川也。

崔造、韓會、盧東美、張正則為友，皆僑居上元，好談經濟之略，嘗以王佐自許，時人號為「四夔」。

李白為天才絕，白居易為人才絕，李賀為鬼才絕。

李令問，開元中為殿中監，事饒尤酷，罌鷓、籠驢皆有之。令問，世績之孫也。

咸通中，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。所居靖恭裡第，兄弟並列門戟。

天授中，中丞李嗣真等為十道存撫使，合朝有詩送之，名曰《存撫集》，凡十卷。

太宗破高昌，收馬乳蒲桃種於苑，並得酒法。仍自損益之，造酒綠色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醞醱，長安始識其味也。

有進士邱絳者，嘗為田季安從事。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，季安怒，斥絳攝下邑尉，使人先路穴地之待，至則排入而瘞之。其暴如此。李雍殺崔善貞，亦同斯酷。

貞元中，祈雨於興慶宮龍堂，有白鷗鷺見池上，眾鷗鷺羅列前後，如引御舟，翌日降雨。

永泰初，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，同於集賢院待制，特給飧錢，繕修廨宇，以優其禮。自後遷者非一。

隋制桐木巾子，蓋取便於事。武德初，使用絲麻為之，頭初上平小。至則天時內宴，賜群臣高頭巾子，號為「武家樣」。後裴冕自創巾子，尤奇妙，長安謂之「僕射樣」。

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，賈耽私忌，絕宰相班，中使出召主書吳用承旨。時趙憬薨，盧邁請假之故也。

淮南程幹，本富家，三年間為水火焚蕩，家業俱盡。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，父子相攜，行乞於市。

貞元七年，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，訪以政事，謂之「巡對」。

開成元年，改請諸王侍讀為奉諸王講，李石上請也。

神龍初，洛水漲。宋務先上疏曰：「巷議街談，共呼坊門為宰相，為節宣風雨，變調陰陽。」

司馬天師承禎，狀類隱居。

聖善寺報慈閣佛像，自頂至頤八十三尺，額中受八石。

新進士放榜後，翌日排光范門，候過宰相。雖雲排建福門，集於西方館。昔有詩云：「華陽觀裡鐘聲集，建福門前鼓動期。」即其日也。

採訪使，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，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為之。

大歷十四年七月十日，閒廡奏：「准舊例，每日於月華門立馬兩匹，仗下後歸廡。」

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，初舉義兵於司竹園，號「娘子軍」。即柴紹之妻也。

大中以來，禮部放榜，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，謂之「色目人」，亦謂之「榜花」。

張嘉貞，開元中任中書令，著緋。傳遊藝，武後時居相位，著綠。

僧惠范以罪沒入其錢，得一千三百萬索。元載家破，納產胡椒九百石。鄭注誅後，納絹一百萬疋，他物可知矣。

《時政記》宰臣所修，起於長壽中宰相姚□，錄中書門下事。

每歲十一月，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，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，宣曰：「卿等學富雄詞，遠隨鄉薦，跋涉山川，當甚勞止。有司至公，必無遺逸，仰各取有司處分。」再拜舞蹈訖退。

《開元式》，諸蕃使嗣以元會日，並聽升殿，自外廊下。

長安中，嘗見有人臘長尺許，眉目手足悉具，或以為焦僂人也。

《清夜遊西園圖》，顧長康畫。有梁朝諸王跋尾云：「圖上若干人，並食天祿。」貞觀中，褚河南裝背。

小說中言十家事起者，即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，凡滅十家。

咸通中，俳優侍恩，咸為都知。一日樂喧嘩，上召都知止之，三十人並進。上曰：「止召都知，何為畢至？」梨園使奏曰：「三十人皆都知。」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。後王鐸為都都統，襲此也，吁哉！

故事，三館學士不避行台，謂三院連鑣也。

凡進士入試，遇題目有家諱，謂之文字不便。即托疾，下將息狀來出，云：「牒某，忽患心痛，請出試院將息，謹牒如的。」暴疾亦如是。

兩省官上事日，宰相臨送，上事者設牀，坐而判三道，宰相別施一牀，南坐四隔，謂之「壓角」。李珣為河南尹，上之日，命工曹示之曰：「先拜恩，後上事。」今禮上之儀，謝恩之後，更拜廳，誤也。

裴度帶相印入蔡，李愬具軍容，度避之。愬曰：「此方不識上下，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，使民吏生畏。」度然之。自後帶宰相出鎮，凡經州郡，皆具橐鞬，迎於道左，自此始也。

玉真宮主玉葉冠，時人莫計其價。

崔元翰晚年取應，咸為首捷：京兆解頭，禮部狀頭，宏詞敕頭，制科三等敕頭。

裴次元，制策、宏詞同日敕下，並為敕頭，時人榮之。

李群玉好吹笙，常使家僮奏之。又善急就章，性善養白鵝。及授校書郎東歸，故盧肇送詩云：「妙吹應諧鳳，工書定得鵝。」

天寶中，內種甘子，結實凡一百五十顆。

至德三年，始置鹽鐵使，王綺首為也。

大歷八年，虎入元載私廟。

麟德殿三面，亦謂之「三殿」。

天寶十載，寫一切道經五本，賜諸觀。

武德四年，廢五銖錢，行開元通寶錢，歐陽詢制及書，迴環讀之，其義皆通。初進錢樣，文德皇后掐一甲跡，故錢背上有掐文。

李肇自尚書郎遭滯陽，人有藏書者，卒歲玩焉，因著經史目錄。

天寶末，管戶尚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。

李善於梁宋之郊，開《文選》學，乃注為六十卷。

張昌齡與太皇作《息兵甲詔》，歎曰：「禰衡、潘岳之儔也。」

蕭仿為廣帥，曾有疾，召醫者視云：「藥用烏梅子，欲用公署中者。」仿乃召有司以市價計而後取。廉也如此。

光啟元年，鎮州王熔進耕牛一千頭、戎器九千三百事，表云：「庶資闢土之功，聊備除凶之用。」

舊制，東川每歲進浸荔枝，以銀瓶貯之，蓋以鹽漬其新者，今吳越間謂之「鄞荔枝」是也。此乃閩福間道者自明之鄞縣來，今謂銀，非也。咸通七年，以道路遙遠，停進。

《軒轅集》，謂之羅浮先生已數百歲，而顏色不老，立於牀上，而垂發至地。

天寶四年，撰黃素文於內道場，為民祈福。其文自飛上天，空中云：「聖壽延長。」

武德故事，御史臺門北開者，法司主陰，取冬殺之義。或云：「隋初移都之時，兵部尚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，欲向省便，故開北門。」

大中十年春，宣皇微行，至新豐柳陌，見一布衣抱膝而歎，因問之。布衣曰：「我邛人，觀光至此，此甚快樂。有巢南之想，又為橐裝所迫。今崔相公鎮西川，欲預其行，無雙鎌以遺其掌事者。」帝曰：「子明旦相伺於此。」及旦，敕慎由將歸劍門。

張仲武，會昌末鎮漁陽，有政學。後有年八九十人，少識其面者，說之猶淚下。

王龜，起之子。於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處，構一亭，會文友於其間，名之曰「半隱亭」。後太和初，從起於蒲，於中修葺書堂以居之，號曰「郎君谷」。

唐制，員外郎一人判南曹。在曹選街之南，故曰「南曹」。

薛逢命一道士貌真，自為贊曰：「壯哉薛逢，長七尺五寸。」放筆終未能續。一旦忽有羽衣詣門，延之與語。忽於東壁見真贊，讀之，乃命筆續之，曰：「手把金錐，鑿開混沌。」長揖而去，不知所之。逢作《鑿混沌賦》馳名。

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神為王。

安祿山肚垂過膝，重三百五十斤，妖胡也。

大歷十三年，改諸道上都留後為進奏。

狄梁公為兒童時，與諸昆同游於道，遇善相者海濤法師。驚曰：「此郎位極人臣，蒼生是賴。但恨衰朽之質，所不見爾。」

李六娘者，蒲州人，師事紫微女道士為童子。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，宴坐而睡，覺已在河南府開元觀。京兆尹李適之以為妖，考之，顏色不變。具上聞，召入內，度為道士。

鄭餘慶廉儉，一旦書請兩省家膳，至則脫粟蒸葫蘆而已。

元和太和以來，左右中尉或以袱頭紗贈清望者，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。

陳萇者，每候陽城請俸，常往稱其錢帛之美，月有獲焉。

歲三月望日，宰相過東省看牡丹，兩省官赴宴，亦屈保傅屬卿而已。

盧懷慎暴卒而蘇，曰：「冥司三十爐，日夕為張說鼓鑄貨財，我無一焉。」

張建章，四鎮之行軍司馬也。曾齎戎命往渤海，回及西崖，經《太宗徵遼碑》，半在水中。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，摸而讀之，不欠一字。

高駢章疏不恭，皆顧雲之辭也。駢後謂左右曰：「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，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？」

李德裕三鎮遷改，皆有異人豫為言之。惟投南荒，未嘗先覺。

李元賓言：「文貴天成，強不高也。」李翰又言：「文章當如千兵萬馬，而無人聲。」

李德裕鎮浙西，劉三復在幕。一旦令草謝御書表，謂之曰：「立構也，歸創之。」三復曰：「文理貴中，不貴其速。」贊皇以為當。

王起鴻博，文皇嘗撰字試之。起曰：「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，惟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。」

倪曙有賦名，為太學博士，制詞瑩雪服勤，屬詞清妙。因廣明庚子避亂番禺，劉氏僭號，為翰林學士。

董昌稱僭，殺判官李韜。施從實、竇鄴皆強諫，不聽。韜最錚錚，曾為兩池鹽鐵。及昌敗，咸有封贈。